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謩

謄錄監生臣朱壎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請召對疏 萬厯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請題昨日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皇上不即放棄許其名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覲天顔而皇上且明示以腹不自安者今旣有此利見之機而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噓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

犬馬病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閣以來初聞聖躬在調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造次啓齒動煩起居今以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日猥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膝攄忠之效其隔牆獻疑望影騰姍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户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無廢閣臣等辰入酉出憑奏章以白事亦可粗逭曠瘝之

愆顧今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為政臣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皇上之一出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葢積玩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下而彈壓空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鍾鳴而繁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一著之機皇上不惜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於臣錫爵亦思少借陛下尺寸之地以効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企踵日遠日踈耳不聆謦

踝之音目不接起居之狀每日出閤見廷臣問及於此為之口縮朒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為此冒昧叩頭敢請燕閒登對之期臣顧旅進軒墀共祝岡陵萬年之壽伏惟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定國論一政體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為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謹念犬馬餘忠一

蓄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須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

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一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

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
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
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
為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
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
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以來始於相矯成
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
不平此復相矯前獘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

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覩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顈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别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爾如使言有歸一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卓有執持毫無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黒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爾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獘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評使其人

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絶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葢有素心剛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

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得盡真才之用而
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
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
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别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
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毁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
朝無完人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
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虚則是
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寃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

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獘卒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緫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素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

擬皆共此一事爾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榷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狥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狥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

亮為相集衆思廣衆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爾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爾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

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哓哓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

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威顏違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

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絶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乖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乖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

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名見一揭方屏息
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進所欲言是用竊取
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葢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可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
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顧望之至 疏入留中

催發章奏疏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兵部
則催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下所

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戸工二部則催下議減雲南
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惶恐無以應之葢此數
事或係遠夷待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
誠恐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奸徒因而打點其誤
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現監犯人李才乃
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
史善言係進士官而所為悖逆至此臣等業已從
處如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邉衛充

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恩澤原自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恵臣等初不敢以部議懇切而強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在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國之義若皇上以為未當亦不妨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劉元標王教鐘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議酌量叙用一二明白傳示可否若

一概留中則臣言為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今日議論繁多每每於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動輙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懼煩瀆通將近日應批緊要章奏略節事情開具上請伏乞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請御門宣捷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於本月十九日恭請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皇上獨斷廟謨布昭聖武麾戈内討而
大憝梟誅授鉞外攘而邉夷逐北真太平之盛事臣庶
之偉觀也乃寧夏績報捷音許久而部臣至是始請行
祭告宣賀之禮葢以非常破敵之功必得皇上親臨奏
凱以示鄭重而後國威不褻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
報首功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
遲以至今日乃敢秉凉卜吉以請無非望皇上之一出
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舉鼔舞士氣為小収

拾人心為大鋪張太平為末消弭災變為本現今彗星
示異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及
於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出入
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懐言之亦當出而今日乘吉典以
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為精采將不惟天人
之間氛祲化為太和諍議歸於一德而聖躬因此動盪
精神以臻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休德以逭尸素之
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

之切誠恐臨期傳免又孤衆望謹具題豫請以聞　疏入帝遣文書官杜茂口傳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每見現因數日前中于暑濕頭目眩暈心胸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撑的就出見先生每傳於先生每知之

請發寖翰免口傳疏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臣等前因雨後新涼特請皇上臨朝受賀兾得一覩天顔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

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
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
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
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
謬蒙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精
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出御批間
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是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
露章密揭亦有數陳然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之

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
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
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出
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皇上
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
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
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託之

内臣謄真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
盡以為臣等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
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世宗
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亹亹數十百言比時近臣
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屬家人父子是以宮
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觀
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顔因感聖諭惓惓眷念臣
等之心附効愚忠如此伏望皇上取法祖宗咸憲俯鑒

下情俾心在感通道成交泰昭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之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糧錢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皇上之前

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為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薄定為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餉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别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内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剽虜將及以至

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揚徐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縧之繫鐘鼎一息之閟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内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於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葢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諸鈇所開更有

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
民命以為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
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曾以應
麒催徵為是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
怨於始而市恩於終葢實有萬分不得已爾大抵方今
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
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于有司今
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

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為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肉之獲再肉為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天津等處道上纍纍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

況於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壁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羣臣束手一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

原書卷次訛誤

不敢主張仍下户部議處夫内庫久積之銀内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内廷尚可宣索者伏乞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必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帝從之

再請名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該臣等昨於萬壽聖節中揭請皇上御朝受賀隨蒙傳免臣等不敢復言益以呼嵩介壽人情雖切於仰瞻而御殿垂簾天顔未免於隔絶此臣等所以寧惜聖躬之勞而不强為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後倏已逾旬以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於常時以天氣言之則深秋正凉光景又不可以易得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寒不暖之候一出見臣等不為太勞而

使臣等經年企渴之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盂之得
瞻天日又使四海九州之大聞之謂皇上玉體之康強
而耐勞如此謂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
又謂皇上四月中豫定名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
謂臣等果見信於皇上而辱預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
如此道路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噂沓之口肅然屏
戢此所謂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聖人之威一舉
趾而安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每讀聖諭一則曰股肱

二則曰心膂夫肱股無一刻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臣等獨可一日而離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災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藉太陽之餘照揚清蹕之休聲以庶幾於彌縫補救之萬一而皇上顧何難輟此宮中分寸之陰借此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乎臣等度至上前意蒲口訥未必能有所陳請但念此時天顏之一面勝於臣等

千百疏之問安天語之一聆勝於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爾臣等不勝懇款祈控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萬厯二十一年　沈一貫

為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機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須承名命頗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為國家安危大機所係欲默不忍輒此疏聞

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以為今日何為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即有倭奴豈無犯侵不過如蚊虻之著體驅之而已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且直入腹地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所在為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

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輙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竟不遵約或數年以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权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利鈍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黷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為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

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為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圖以為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蠹蝕之食心而不覺此前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愬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於倭當客之也茍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為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剚刃以

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設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乎而今既容之矣容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容防之不已則容之不誠是名亂也大抵防之是正理容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譙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何必設兵部哉殺倭之

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户之間雖失無大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况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為亂四十餘年民與倭絶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將復乘釁而生矣由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

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始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闗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闗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闗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智者不為也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為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閫内曾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羣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不急上此議以

為萬萬無許理竊以即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
耳况國家業有以待之者乎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
不與倭戰當時所以待倭之術亦不過如此今海上法
彌密兵彌練何憂其來若毁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
狡夷啓無窮之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敕下兵
部幷諮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諾誤公計毋
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
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劾王錫爵疏萬曆二十一年　高攀龍

臣謹奏竊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急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

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顔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嘗有以諸臣賢否陳于左右而陛下于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為皆由聖怒則諸臣自盍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録何獨于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

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為聖德
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
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擯斥
固以為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
過舉得毋内洩其私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　疏入謫
攀龍揭陽典史

請斥奸輔忠疏　萬歷二十一年　安希范

臣竊見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趙南星孟化鯉

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概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旨交章攻擊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臣至如應宿辯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

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于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别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祈陛下立斥應宿材為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並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　疏入帝怒斥希范

為民

再救降謫各官疏　萬歷二十二年　趙志皐

臣謹奏為朝臣譴謫數多懇揭未蒙批發懇乞寛宥以全政體事近者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切責一時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大小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踧踖震恐臣等于本月十三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于二十二日具揭伸救一次俱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救雖荷批發而

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然咸謂自皇上臨御以來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即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弼受恩最深當朝廷如此大舉動不能先事挽回尚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容勿之地固當以潛消默喻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爲功但兩揭懇情未蒙允答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即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乎夫朝廷之上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道諸臣耳目也

今天威屢震南北臺省摧殘已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冀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告一語牽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誤譴罰無已舉朝皇皇重足而立伏望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霽天威普垂寛宥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可以盡忠補過思為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疏上得旨卿等昨所奏揭朕已悉覽了且此責處乃為兩衙門食禄忘君不

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道了姑著還遵新旨行吏部知道

請視朝疏 萬歴二十二年 楊東明

臣竊惟人主即欲自逸其身亦必視時之可逸與否若時已變而不變災屢見而弗恤目前雖若無虞而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為寒心也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以前太平無事皇上秉國家閒暇靜攝

深宫臣亦私計聖體為重苟得海宇昇平即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歳歳戰征亢旱滛潦處處飢饉時而妖星見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殞地時而雌雞化雄種種災異疊見層生而尤可憂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國是分揺于衆口王綱竊弄于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塞動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利其災是謂病在腹心又非邊患可比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

猶昔也豈知世道人心之壞一至此哉臣謂時不可以
自逸者正謂此也夫法宮之內披覽文書在聖意非不
憂勤在羣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闕下伏望
皇上深維時變翻然厲精如川貴土酋作何擒制作何
蕩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明詔該省之臣
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于
聖心而龍顏快覩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
下之災變其機莫要于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視朝

為職自古未有人君怠于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皇上慎念之哉　疏入帝不納

請寛言路疏 萬歴二十三年　　馬經綸

臣伏見邇者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為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祐之所

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夫以兵部攷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給事又波連于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

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

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
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
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
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
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
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信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
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

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将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為社稷計乎　疏入帝大怒貶經綸三秩

弭變修省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昨因乾清宮火災異常伏蒙皇上諭旨下頒引咎自責竊惟聖主惓惓兢惕一念斯固可以感格天心轉災為祥矣臣等更思聖念真切如此凡願効忠靖獻者孰不仰體虛懷闘竭涓滴而況于股肱一體受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乎除祭告修省等事已經禮部題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欵臣等謹遵奉明旨僭擬開列於後皆係今日緊要事宜最關

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下詔罪己並戒敕百官查得嘉靖年間三殿火災皇
祖世宗皇帝嘗下罪己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行之
又累朝或遇災告多戒飭百官共圖修弭臣等竊見今
日朝臣奉公守法者固多背公徇私者亦不少以致政
令失平傷和致災似宜宣敕戒諭大小臣工令其痛自
省改益修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上下交儆乃弭災首
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玉體深處法宮臣等

忝備容勿至經年不得望見清光一吐忠懑所恃以流通精神袪撤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本章多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虚夫六部分莞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幾何事一事處斷未了則牽連罣累者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和召災之大者仰惟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

務不致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欵伏乞聖明裁定
施行一簡拔淹滯邇年海内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
員近日兩月内黜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
概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
至于屢奉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
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眚終身錮人惟望
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淹棄諸臣查其志行端
潔懲創已久觸迕無心為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

請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搢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為回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都察院催請俱祗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缺今官少事廢言壅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

關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敕下吏部施行一慎刑
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
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因犯據
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
姦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
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
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為準至于抄没一事其
情真罪當者籍没何辭但近有拷鞫妄扳累及平民

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寃抑之氣上干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恟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望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為歡欣實弭災要務也伏乞敕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窮困夫段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陜西江西各該撫綏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積儲小民

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已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寛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名和一端也伏乞敕下工部施行右所開列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聖明留神省覽即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知道了

乞振朝綱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皋

臣謹奏為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為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修德行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欽天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至九分餘此皆天變之所不常有者而見之于數月之内可不修德行政以消弭之乎臣愚以為修德行政之要則莫先于振綱紀蓋人君猶天也惟天宰制萬物區別庶類惟

人君統馭萬民役使羣動君統其綱臣分其職治隆于上化行于下此唐虞三代之盛時以及漢唐宋之治朝皆如是也其間有不能盡守其法而亂亦隨之捷于影響有可鑒者國家二百餘年紀綱何嘗一日不立法度何嘗一日不行臣工何嘗一日不肅民志何嘗一日不定雖有微姦隱慝揺惑世風劇惡大憝誣害善類而旋發旋滅卒未有為朝政之累世道之梗者而今日之事則有大可慨者矣皇上臨御以來日視朝政萬幾親總

五夜夙興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名對輔臣諮訪部
院開誠納諫虛已受箴朝無異政人無異言斯太平極
盛之治矣邇年以來玩愒起于治平憂勤怠于安逸紀
綱之不振未有甚于此時者臣私心慮之久矣今臣已
疏歸於此不言是終無可為之時也願少垂聽焉臣惟
古之帝王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居尊御卑由近達
遠無有弗屆者也皇上之不視朝將十年于茲臨御久
虛人心漸弛雖法度未嘗盡廢而詐偽不可盡窮若不

及此時反之恐將來益難支矣皇上意在效法皇祖然皇祖晚年亦為權姦蒙蔽左右誣罔賄賂公行濁亂朝政幸末年一怒而舉安然亦晚矣此乃前事之當鑒者而可復蹈之耶願勵精圖治質明視朝或五日一出或一月三出天威不違咫尺臣工儼然翼趨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一也六曹章疏奏發有期數年以前雖不視朝章疏隨時即發且多御批乃今一槩不發夫推官而不發則官不得就職奏事而不發則事不得奉行近因尚

書孫丕揚之請一日發下二十餘本京城懽聲動地然所未發者尚多也至于奏請行取簽選賢與能以司耳目也內而臺諫不可久虛外而知推不宜久滯且使部中進士待選與起復養病補任者不致久稽也又內而部寺之陞選外而藩臬之聽補守候甚久胡可遲之乞俯從部請照常票發俾人才不致阻滯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二也國是人心關于世道往時大小臣工朝無異論而邇來則漸乖隔各懷已私黨同伐異又有不修職

業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已之直有自具疏草而倩人代上者意圖售已之謀堂屬有定分也欲逞其奸則侈口劇談而不顧名分邪正有定論也欲肆其害則極口醜詆而故違其心是在察其幾而亟反之庶賢者得行其志而世道可挽回耳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三也官邪既以不正則頹風波及下賤彼不得用之小人因而哄然蠭起幸邊疆之多事得以負戈從戎于其間流言道路惑亂聽聞而好事者又從而樂道之以遂其攻人

害成之謀又有一番罷閒官吏舉監生儒如樂新爐之類藏匿京師投入勢宦衙內作文寫書四布投遞旋即送入報房令人抄報傳示四方夫報房即古之置郵傳命令以達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奏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之四方矣近日又有劉世延一本論臣及石星與李楨玩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憸邪小輩假此以誣詆善類其風豈可倡哉此朝綱不可不振者四也劉世延以

窮凶極惡之資肆亂臣賊子之行中外遠近側目已久今一旦置之于法舉朝懽欣然世延之肆惡顯而易見世固有心術險詖智巧艱深氣焰足以薰灼一時機權足以籠絡衆志壞朝政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其肆惡微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門遂闢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生且利能令人智昏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于利則智昏于得恣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瘠民而肥已者無不

為之此唐德宗瓊林大盈之積可鑒也臣不顧皇上之
冒此名也即近日採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
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為國
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奸民之釀亂
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聞風瀆奏希圖竊
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
變既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應伏望皇上
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為先事消弭之術絜臣出于愛國

無以言為贅疣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還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曷勝懇切仰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謹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秘暗差人役赴清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賊矣人心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

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為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頼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諳邊計忠貞體國之人專心實任决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既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

見告矣西邊則雲桂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猺獞諸種𤔡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礦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豫防矣此非倉猝所能荅應苟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于侍郎李正原奉旨意止是暫掌非為久計而乃無尚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既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真之事臣等竊觀皇上之于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既獨勞于上而特廑于中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即臣等二三

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
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
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于西慮前而不失其
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于後兵事
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
圖乎皇上之于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曾急補故
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卻之情朝鮮
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

奴揣摸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為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怪葢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輦轂之下班行之中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乎夫黙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獨難之則事有難于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懼屢甞奏請而未得俞㫖則謂聖心必有黙回之時而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

即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亟賜定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中衆口皆推蕭大亨為第一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外交慶益大亨之才以為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為兵部尚書則有餘裕當此倥偬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為徇私負國之舉尤望皇上寛其小嫌而究其大用則大亨之感恩圖報尤當萬倍恒情也臣等不勝憂國憂邊激切諄復待命之至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再催補本兵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謹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已于八月十六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移時接閱書札內開閑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于一歧路已多若海中無兵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

若閩浙一帶不必槪為驚惶惟當併力朝鮮為治標塞
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臾散
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點
聖上何不自計社稷此當合九卿臺省叩闕急鳴之時
也臣等手攬其書涕洟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
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竟覆没則何
以作我軍之氣而圖屬國之安伏想聖主聞之必當動
色靡寧矣所賴總督邢玠經理楊鎬皆不二心之臣總

兵麻貴及部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于後天津登萊係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成之一則可以為保固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為夾攻倭奴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運不絶而兵多道遠安能即達所發馬價既皆罄盡必須再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内潰之憂顧此等兵食大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國家安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于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

屢次進言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收狀來閧相視但有長歎皇上何不以宗廟社稷為重一至此乎邪𤣥欲九卿臺省叩闕急鳴此真瀝血披心萬不得已而為此無聊之辭也伏望皇上即將本兵蕭大亨准用令其亟行到任籌計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致誤國即萬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僭擬諭帖一道伏望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儲邊材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島山城中尚堅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為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為喜實以未了為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為者在于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為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

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皇上何取于楨而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慮遠憂深而豫籌勝算以擔當軍國大事乎念此慄慄竦骨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獎率諸將耳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蹉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邢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機關繫不小有備無患皆當豫籌者二也今

本兵不思吏部不管各衙門不言但恃皇上之福德與
祖宗之威靈天意固為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第曰
靠天而已也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小臣所管者惟一
事未補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衛天子下治萬民必不可
以不補補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北邊多
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先帝留心
邊務廣儲人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皇上加意于
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大僚特諭該部

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妝羅堪充督撫

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

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修廢墜之典倉猝有事可藉

其勇力而應勵勸之務以上各官或敕吏部秉公竭忠

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所推斷自宸衷欽點發下仍

廣詢博求一備用之人不得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國

事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陳議兵事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奏為東征平定無期國事𡾟𡾊可慮懇乞聖明神斷亟集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卧病牀蓐聞復聞東征大舉敗績不勝憤懑顧此身雖病此心未死誠不忍見國事決裂至此謹將東倭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議戰議守願皇上少垂聽焉臣嘗閱載籍東海諸處限山阻海惟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傍海諸郡于是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

襲我為風飄没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
貢亦屢寇山東福建沿海地方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
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築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
是貢寇無常永樂間都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榮合
兵圍之斬首甚衆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
肆荼毒假進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為常嘉靖間中
國豪強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于内地遣總督
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

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闕白恃強興兵直擣其國皇上恤弱摧強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于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搆危言以愒正使而宗城于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紈袴子也上詘天威下忌衆口敢為陳情祗自受罪而皇上先後禦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興兵救之為

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為柔遠能

邇之義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僥

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

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

屯田以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量彼已不度

勞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于南原乃整頓收拾兵

糧粗集而去冬再敗于蔚山更整頓收拾兵糧大集而

今冬三敗于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

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命矣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計斂跡退防篤言以待查勘矣是鋭氣既已阻消輕重業已散失又未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以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湧海内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恥辱中國亦

已甚矣豈朝廷之錢糧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為博功名之兒戲耶臣竊謂用此忿兵原無勝理盖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絶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絡或以逸待勞以近制遠而我褁糧束芻野棲露處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安在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于鋒鏑縱欲再調不過柔

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薊遼諸鎮連年徵發戶籍空虛北人乘機時挾貢賞其勢決難再調若腹裏召募率皆烏合即如前徐中素上疏自稱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于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于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剥削加以水旱之災重以開採之役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

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郤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天朝為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中國則兵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插旗之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于時東事從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勞不能已于言也以臣愚謬之見北人不時入犯隕將喪師尤為腹心之疾豈可舍近而求遠不若令督臣邢玠仍歸本鎮與薊遼撫臣一意制敵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

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
加部衘以便節制限以年數為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
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
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為
城因江為塹堅壁把守互為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
擇其膏腴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理仍
不時查覈如某道闢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以定賞罰
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不運矣一面調選八道精壯

之人分委曉暢將領單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
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
撤麗兵可以自守矣一切險要置以重關設以烽堠務
使倭奴不至如前衝突尤望嚴旨切責朝鮮君臣卧薪
嘗膽協力相維陪臣有不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即以漢
法繩之一切未盡事宜與錢糧應請給并冗員應減去
者聽世德合同監軍及查勘科臣具疏題請其分布將
領簡任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

振屯種廣軍資饒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直擣釜山以洩三敗之恥不可戰則堅壁清野保護八道以絕狂逞之謀是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即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圖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宜整飭如列聖築城布兵以防侵犯此尤不可緩者臣竊謂安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皇上加意留覽勿視為泛常仍亟敕九卿科道諸臣各秉虛心毋拘成

説詳議上請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
得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取
勝朕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内事宜
著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悉心詳
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亟出輔理以分朕宵旰之
憂愼勿久虚延佇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謇

謄錄監生臣馮廷賡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陳天下安危疏萬歷二十五年　呂坤

臣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温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

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滛掠是圖三曰邪謀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方皆赤子否則悉為冦讐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歴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肌腸不再食

垣舍弗蔽苫稾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来壽宫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黄河之費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初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為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邉之兵以禦外冦也皆勇于挾上怯以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

守禦也而户缺于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横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夫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户困于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終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若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皆不急之需徒累小民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西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

圍豈止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露常多人煙絶少寒暑飢渴瘴癘死者無論已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又如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来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茍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飢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

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説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于彼且馮保入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

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令豪家遣僕設肆
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
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若撤還内臣責有司輸
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宗室皆九廟子孫王錦龔等蓋
世神奸藉隔數千里而冐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
妄稱受寄財産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㫖明欺聖主暗
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
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

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貿十兩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于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令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草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勲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

正甄常照等獄臣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
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罔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
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
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
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
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
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貽憂他日陛下誠釋

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名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郊鴨緑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藉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説既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為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難及入内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

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藉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犬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

知之否乎顧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
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于箠楚者未
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藉血
肉宮禁之内慘慼啼號厲氣寃䰟乃聚福祥之地今環
門守户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
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卧榻之側同心
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
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

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久不視朝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祗應故事令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来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宫鑰於質明放軍夫于日昃自非軍國重務慎無昏夜傳宣若夫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于今日强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于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

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能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于一人結九重之讐于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竊天

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悦天意自回矣 疏入帝不納

條陳海防疏萬歷二十五年

李頤

竊以倭奴欲窺中國先寇朝鮮初以中國易與深入平壤追我兵環攻一鼓而下雖鋭氣少摧而雄心未已遂倡請封之説脱逐北之追優游五年練兵聚餉置砲造船種種齊備方聽使臣東去而彼已擊楫西渡水陸並

進又稱聽天朝處分緩我兵援救嬰兒視我狡惡異常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四夷咸賓獨絕倭奴之貢蓋灼知鯨鰍最滑非豚魚可孚神謨遠矣今空國重來豈為朝鮮彈丸之地其情愈狡其形愈露幸遇聖明同符太祖命將興師再彰天討一以固腋左之藩籬一以驅榻邊之鼾睡天威震赫聖武布昭肅中外之人心鼓將士之敵愾封京觀而靜海氛旦暮遇之矣惟是大兵未集倭衆先發閑山夜襲全慶風靡萬一狡奴乘燎原之

勢揚西嚮之帆海濱到處是岸猝然無備言之寒心天津登萊等處最為要害近設撫臣專理切中機宜無容言矣至臣等所屬沿海要衝延袤七百餘里向無專設官兵雖經臣等先于萬歷壬辰料理稍有次第然甲兵器具悉抽借于防邊額數之中嗣因倭讐少息旋即撤還頃復尋理舊緒節行鎮道覆加籌畫茲據冊報分布兵防如主客官兵以石匣振武等營共三萬四千三百有奇各畫地分守以密雲左右等營共一萬八千五百

有奇各整備應援如戎車火器以營路偏廂等車共五百四十餘輛大將軍等礮共七百餘位佛郎機共八百六十餘架及隨營隨車快槍銃礮火箭等器械俱足為守禦之資與夫應設烽堠坑塹哨船馬撥等項及修濬城池簡練壯快鄉兵一切保障事宜業次第舉行務臻實效第前項官兵雖豫行布置申明責成須俟汛報緊急先以分守之兵統赴汛地再俟倭勢猖獗方發應援之兵飛馳協勦據兹一成之畫似若有備無患然必疆

圍寧謐兵力有餘移緩就急庶克有濟今邊兵精銳業多挑選東援諸冦往往伺隙倘倭氛塞警一時並起則顧此失彼終非完計查得臣等先年酌議薊鎮應設協守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共募南北軍兵一萬五千分統駐劄密薊永三道濵海地方俱屬薊鎮總兵官節制倭急則量調邊兵策應邊急則量調海兵協防聲勢相援緩急有賴已經疏請依行尋因議封中止今事急燃眉大非昔比設將募兵必不容已第時詘舉

羸恐物力難繼無已則請照先議設遊擊二員各統兵三千共募軍士六千一駐永平道屬一駐密薊二道屬各緊要適中地方以為防海專兵又近調臺兵三千三百餘名其額缺自宜另募又因難以處餉暫以主兵代為守臺玆應照數名募權留防海併照先議設一協守副總兵統之控駐三道海隅要害之中東西遊擊兩營俱聽調度策應並屬薊鎮總兵官統轄總計三營增兵近萬除抵補臺兵者已有成議而所增實止六千不為

過多相應責成三道選募無論南北務得精强仍照原議協守一營量用馬六百匹遊擊二營各用馬三百匹俱以附近州縣之馬充給便于臨敵馳擊互相策援其各兵安家銀照例每名五兩月餉銀一兩五錢及將領廪費馬匹料草等項俱候部覆咨至另議請發此專兵之當議者一也薊鎮所重在守沿邊臺垣等工率三年一次題派分修臣等近據鎮道議派現修工程俱照先年規則每甎牆一丈春防用軍二十五名秋防用軍三

十名敵臺一座用軍五百名餘各酌派有差此間暇無事綢繆牖戶計也今征調紛紜邊海並急若工役不休則軍力滋困戰守奚恃似應照近年防倭已行事例無論春秋兩防以十分工程為率量減四分止修六分如每瓶牆一丈派軍五十名每敵樓一座派軍七百名其餘次第減派稍恤荷鍤之疲豫養衝鋒之鋭仍督行三道嚴為稽查毋容將領等臣責放滋弊潦草塞責軍兵期有實數修砌務要精堅違者從重究治脫倭報緊急

則當盡停工作速赴汛地防禦又難以平時例論者再照各省直班兵向來專事版築往往以脆弱充數羆甲俱無逃亾相繼即修守尚多虛應欲責之賈勇禦敵難矣合候部覆通行河南山東北直隸撫鎮衙門督令來歲春班將領將所統軍兵俱要挑選精壯足額各帶犀利器械則限正月中旬赴薊以便分布修防毋拘常期後至其宣大延綏邉兵四枝併行精選速發入衛如兵馬羆甲仍有不堪不足者責在統領將官容臣驗閱分

數按法劾懲以肅邉紀此班兵之當議者二也薊鎮營
路歷年製造軍火器具總為防邉項因調發征倭官兵
一萬二千六百有竒各以該營器械等項隨帶東行不
足者復别項借給又南北省鎮調到官兵經由薊門所
帶器仗間有缺少及合用馬匹馱騾與中途倒斃應補
者俱于沿途營路借發便其速行業行各道通查借免
過的數冊報酌議第器械馬騾邉海所需甚急均當刻
期補還然計費不貲且近發征倭軍士例給安家等銀

多屬有司借支候另請補庫今各庫空矣諸所急用豈能速輸合無請照近年防倭事規兵部量發馬價于密薊永三道每道二萬兩聽專備前項買馬造踀及海防雜辦一應必用之需詳為登記有餘則互相通融不足則再行酌請事完冊報臣等校實奏繳並咨部查攷庶有財自可利用興事不致失時此兵費之當議者三也臣等前所經畫不過以本鎮兵馬守本鎮封疆萬一倭奴狂逞擁衆長驅非厚集精鋭未易撲滅臣頤于受事

之初曾陳愚見謂宜豫行薊鎮總兵官無論主客南北料理精兵二萬宣大保定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步伐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汎地一聞薊門重大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速統前來薊為正鋒宣大保定為左右翼四鎮兵馬逆擊于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于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使此奴四面受敵隻輪不歸彼時雖經部覆通行迄今歲月頗久請再行申明俾豫為整備所謂勿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耳乃若昌鎮兵馬擁護陵寢
本難他援顧薊昌接壤唇齒相依未有薊鎮相急而昌
鎮可坐視者亦容臣等審勢相機量調標營馬步官兵
各一枝就近于密雲道屬地方協防然非萬分急迫未
敢輕調此鄰鎮之當議者四也以上四議臣與鎮道等
官再三商榷以簡便可行乃敢上請其間增兵一節尤
為喫緊葢兵增則諸條俱稱實際無兵則多言總屬虛
文倘謂天津登萊業已添兵增餉勢難復及于薊則臣

又有請馮京營兵餘十萬雖勤校閱向未試用合無挑選精兵一萬速令赴薊容臣督行將領嚴為訓練分布海上量撤邉兵周防塞垣雖京師根本之地居重斯可以馭輕而薊門肘掖之區攘外正所以安内况近在數舍匪調逺征加給行餉聽其更番亦士心所深願者徒此漸習精勤潛消驕悍其利不獨在邉海也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今順永二府疊罹災傷閭閻艱食臣等方抱隱憂業行各司道查議務多積粟用備兵荒今適該部

科題行以二府民運京庫銀兩改徵本色儲之郡邑更為便計容臣等徑從便宜一併督行俟各道詳報至日或量請漕糧或借給糴本不妨積貯過多統俟放支另議銷補不敢一一陳瀆今將分布過海防官兵車船火器烽堠馬匹及城堡狀快鄉兵等項事宜備造奏冊隨本進呈伏乞敕下該部覆加查酌上請定奪施行　疏入帝從之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萬歷二十六年　沈一貫

臣竊惟皇上以倭賊既平頒詔天下舉朝臣子欣欣然謂睿算神謨讋服四荒之遠莫不舉手加額相慶相勗葢因今日之功而思前日之所以成此者不易又思後日之所以繼此者尤不易也是役也關酋雖黠不過一人奴也羣醜雖繁不能當我一大郡也蝥僅中于一隅師遂勤于七省數百萬之裹糧六七年之奔命豈惟大小臣工竭智畢力即皇上旰食宵衣亦不能一日康豫夫以國家全盛聖主獨斷而成功猶若斯之難也葢用

兵之事資費浩大徵發艱難虛內事外本非長計而又勝敗之數最難豫期東功之成天幸不至乏絕耳痛定知痛至今思之不能不為慄慄有如水火焚溺可復蹈哉故古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從天下之未亂未危而圖之一善言即可以結民心一善政即可以弭民患為力易而取效大也至於已亂已危而圖之即集衆思而未必濟事持衆善而未必釋憂稍失算于秋毫即貽禍於罔極衽席之間瀚海再波蔀屋之下夷酋接踵

憂勞不得不萃于聖躬財力不得不耗于中外縱爾善
收亦已疲瘁萬一蹉跌悔何可追故舉朝之忠計咸謂
國家之武功雖可觀而政治實多闕如礦稅擾民太甚
閭閻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
力補苴而有難支之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
臣每誦斯言輒為震惕自古蕩析播遷之禍皆始于上
下不均民心好亂可不畏哉伏望皇上居高聽卑思患

豫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姓之欲勿貪沾沾之利而
而輕丕丕之基勿謂小民易虐而刑法可箝勿謂盜賊
易誅而甲兵足恃聖心抑慎聖斷清明常欽欽如倭患未
平之時而不少怠荒庶幾上下交利臣主俱榮盛德成
功傳之萬時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劾礦使陳增疏　萬歷二十六年　郝敬

臣接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太監陳增
背旨營私剥官虐民包賣鉛砂抽丁加派諸不法狀一

句一切齒一字一墮淚官不得一日安其位民不得一日聊其生以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于大都狐鼠公行於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聞是祖宗之法令虛設而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預外事此高皇帝明訓也貂璫進用差遣絡繹是中葉澂風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帝而下襲中葉已為過矣所幸者明旨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銀不許加派小民可以稍救百姓水火之命於萬一今據吳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

十九縣即益都一縣之中一年之内已支費過銀二千兩必非無據也出巡比較打死臨縣礦夫孫有三日不許埋瘞備極慘酷貧民單林韓文等久被刑禁富户瞿拔徐大亮等横遭擄掠必非無據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即益都一縣丁夫二千名共派銀三千六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則通省六州二十九縣約歲派銀十餘萬兩必非無據也疏内縷縷萬言罪案百款即謂膚受之愬未必一一可信如臣所摘數條似非影響大

于明旨有背不一行勘何以服吏民之心正貪殘之罪而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吳宗堯一縣令耳任事未满一年書生貧苦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甘心挑禍况前日之韋國賢復轍不遠也彼豈不知之且開採一事羣臣百言而聖上百不聽豈因一有司言而忽聽之彼必知之矣欽差内使百言而皇上百聽又豈因有司一言而遂不聽彼必知之矣何苦舍七尺之身冒雷霆之怒徼必不可得之倖而呼必不可回之天哉此其萬不得已

之情亦可諒矣故臣以為宗堯之言非盡無據不可不為一勘問也然此治其標耳倘開採之役不停內臣差遣不罷禁其勿擾而實導之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妄費官銀而終不免于妄費也地方何時而安寧哉何也彼明知聖旨所謂勿擾者為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誅求者為阻撓礦務之大罪有司以騷擾需求為違旨內臣又以阻撓礦務為違旨有司之論違旨者不下而內臣之論違旨者已拏

問矣是則陛下之旨在財貨者則惡人違之而在地方民命者雖違之固無傷耳天下仰見陛下之意在此而不在彼雖三令五申竟何益乎故臣以為礦事不停則明旨所云豈惟陳增不信即天下吏民亦不之信矣然陛下所以不肯信諸臣之言者其故有二謂昔言開礦無利而今所獲數萬金安見其不利也昔言開礦有害而今宇内晏然安見其有害也不知陛下所謂利者在帑藏之私蓄而諸臣之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剥

之閭閻而收之帑藏是舍百鈞而收秋毫也何利之有陛下之所謂無害者幸目前之無恙而諸臣之所謂有害者慮將來之不測漸積于目前而決裂于將來是今日而不能逆料于明日也何為無害如但以帑藏為利閭閻為非利是則臣之所未解也如必待禍之已然而始信其為實然是則臣之所大懼也伏惟陛下思倚伏之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諍燭逢迎之奸煥發明旨停止開採是黄虞再世而化日重熙雖豺狼狐鼠如陳

增輩欲摶噬吏民其可得乎如謂經費不足則開採之所入原未供之經費也如謂內帑之缺乏則鋪官買辦依舊取之外府也天下之疑陛下愈深而陛下之明旨不過為愚弄臣民之虛文也奈何竪宦輩不弁髦視之也哉伏乞陛下先行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令彼處撫按一一查勘請自上裁以正陳增之罪庶民心悅服大小臣工仰見日月之明顧臣所深恨尤不止此者據宗堯疏中述陳增口狀數語云便是撫按官兒說咱的本

也不下只是咱的本便下的快些等語尤為不法陛下
此意外人雖心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而不知
忌是明倚陛下挾制臣民以歸過于君上罪莫甚焉惡
莫大焉聽臣之愚並將宗堯所奏速行勘問勿再寢閣
以中奸人之言再將臣疏一並批發如臣言是乞陛下
鑒其直而宥其死如臣言非雖戮之可也斥逐之可也
亦足以罷臣之言責而彰陛下之明斷倘一概寢閣忠
良徒勤而天聽愈遠疾痛呼而不應蟊賊猖而不誅日

積月釀以至天變人離雖復盡天地爲黄金變河沙爲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事敗矣當是時然後取今日之言而追思之取今日賊壊天下之小人而族滅之何補于理亂之數哉伏惟陛下早賜裁決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得旨目今帑藏匱竭國用不敷開採礦務原爲不忍加派小民且屢有旨禁約擾害陳增已有旨了還著遵奉敕内事理潔已奉公嚴束下人毋得自干法典吳宗堯借言官等奏揭狂逞顯是要名姑且不

究這所奏知道了

修省弭災疏 萬歷二十七年

馮琦

臣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

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盖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其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晝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絶其一日之生至于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

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剌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巴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于何徵兵于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

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鼒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

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
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
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
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
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前猶望其
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
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内赤子結
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則幸甚　疏入帝不納

劾晉璫誣重臣疏萬歷二十八年　朱吾弼

臣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百姓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以山西内拱神京外扺邊塞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寒心窮民安堵七年之拮据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妄加汙衊顛倒是非不顧重臣輒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臣竊訝此舉關于國體世道匪細葢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

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汚辱允貞朝廷知有公論于朝不加切責于允貞不賜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無所憚以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為生斂怨于閭閻者日深釀禍于國家者日蹙縱不為國體惜而于世道可無慮乎且朝之出也朝廷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遘會通同原奏官得差為自利計其斃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細打平民索取綢緞氈絨兇狠黷貨種種

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曽謂朝足勝任使乎伏望沛發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温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知朝廷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庶國體崇人心協治平在是矣　疏入帝不納

陳礦稅六害疏萬歷二十八年　田大益

臣竊惟内臣務為刼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

司威以刀鋸秖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
也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
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脣切齒而冀以計
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
積而不用祟將隨之脫巾不已至于揭竿適為奸雄睥
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
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
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搤腕側目而無所控訴者

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為讐人為敵衆心齊偪而海内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藥石之言褎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臯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

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　疏入帝不納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　萬歷二十九年　沈一貫

臣惟令日政體有一時之低昂而關當代之治亂不無大煩皇上之主持者則孫朝魏允貞之事是也祖宗斟酌百王立綱陳紀詳審精密防患最深如設官分職布列中外内則閣部院司以至臺省百僚外則都布按司以至府縣各屬靡不相兼相制糾結維持有一官必有數衙門為之統轄有一事必有數耳目為之經承故當

其任者雖似有掣肘之苦而事精物詳法行政肅規模
廣大體統公平君子有所依憑以効其忠小人有所忌
憚以斂其惡國家二百年來太平無事者以此凡人臣
之老於世故久于仕途者莫不抑心戢志以為宜然而
不敢有所踰越惟敢作敢為不知事體之人則忽其拘
束而思决裂之此慎不可許者也一有偏信獨任則勢
重于極而難轉毒鍾于隱而難治矣憂患之來豈淺淺
乎如廵撫一官祖宗所特遣以肅憲于一方者也雖無

所不統而錢糧則制于布政獄訟則典于按察各差巡
按又頡頏于一時未嘗不寓相制之意焉故足倚信也
惟今礦稅內臣則體統不載于憲綱職守不著于會典
欲行即行欲止即止欲參論即參論欲罪罰即罪罰使
中外臣僚不得寓一毫相制之微意而盡廢祖宗之良
法竊以為假之太過矣非惟憲臣不能制也且反制憲
臣亂是用長屢奉皇上嚴諭豈不望其會同和衷而撫
臣以安民為務中使以搜民為務職事既已相反調停

何處得施理所難通必不能盈其欲法所難假必不能快其私水火異心終難和協臣久已憂其有今日之紛紛矣夫祖宗久設之官經制也皇上暫遣之使權宜也以權宜而妨經制非久安長治之道也朝廷之所以尊而國家之所以安者惟恃此體統法度撫臣必不可廢而徇內臣內臣豈可縱而參撫臣撫臣可參又何有于按臣又何有于司道而又何有于府縣盡魚肉之矣軍民何所恃以為安乎如此則百僚撫綏之計窮而四海

更生之望絶内外低昂陰陽消長于此乎決皇上不可無主張于其間也且臣聞之醫之用藥必使之相畏而相使然後得其用用人亦然使之相畏然後各懐小心而不至于廢法使之相使然後共舉職守而不至于廢事且兩重其人縱有一人壞之而尚有一人救之可無意外之虞既已相畏必復相制皆莫敢自為用而盡為朝廷用此明生用人之術也今日之事即不能伸此抑彼以為撫臣重猶當兩存而兩制之使形跡渾然無以

測皇上之喜怒宫府一體無以窺皇上之威權庶幾國紀無虧而民心無失也臣為宗社久遠計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奏入帝不納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萬歷二十九年　沈鯉

臣竊惟内閣之為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宜洩故因有是名乎先朝懸榜閣門凡一應官員人等不許擅入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内者其獨可擅出乎臣鯉于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賡于隆慶

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肄業猶及見內閣輔臣辰入申出辦事閣中擬票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于諸司章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于私寓權一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為常一往一來十手十目殆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議于私室大政而決于委巷固已非朝廷之體矣又況機事不密而有害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

門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寮友各自為寓復不得相聚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為不當者茲所謂不能盡職也夫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今姑為首輔代庖耳乃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寛之則見為茍且急之則指為專擅或以為高下其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疑也若至于時當暮夜然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連篇累牘微茫細字欲逼近則懼有踈虞不逼近則

不能了了其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
抑更有可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慎
密今祇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豫用封箚常
三五十副付之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今中書皆
其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無不肖之人與意
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得不為是凜凜矣伏望皇
上深維遠慮仍復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
尊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旁塞窺伺之孔隙亦

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請慎終保治疏萬歷二十九年　楊東明

臣竊惟天下之治本于人主之一心而人主之心則常始乎勤而終乎怠所貴明主採納忠言振勵逸志斯可以保治平于無疆而垂休光于有永皇上踐阼以來躬勤庶政皇猷美善未易殫述臣幸生盛明之世叨膺獻替之司以為聖朝無闕可以行所無事矣乃臨御既久

漸致因循朝堂不御講筵不親諫疏徒勤不蒙俞允章奏非不覽發而一關緊要輒爾留中凡此數事俱屬罔終皇上蚤夜以思應自知其不逮于初矣夫以皇上宅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居九重深邃難以進見之地即累歲月不出積章奏不下忠藎之臣有浩歎而已如皇上何臣以為臣子之所敬而畏者皇上也至于皇上之所敬而畏者亦有上天之明命祖宗之典章與夫大小臣工四海九州向背之人情凡此三畏皆明主之所凛

凜不敢忽者不得曰吾為天下君欲勤則勤欲怠則怠
可以任情自用也且皇上每以盡職責臣下矣豈以大
小衙門各率其職遂可宴然無慮乎夫天下猶一家也
家長不視事則子弟僮僕必將各荒其業而家道日墮
矣人君不勤政則百司庶府必將各怠其職而國事日
非矣爾者議論繁興忠邪莫辨以致國家十餘年來所
簡拔忠直賢士相繼摧殘臣以為此時政之大關也則
皇上深居不悉下情之過也從此不易絃轍流弊可勝

言哉然皇上久不臨御動曰聖體違和臣聞輔臣蒙召之日親見龍顏開霽天語春温想静攝以來久有勿藥之喜矣兹者仁聖皇太后聖誕在邇而二月春和又當開講之期臣叨禮垣輒敢布款款之忠叩闕上請昔唐太宗末政之衰聞魏徵十漸之諌而嘉納之皇上固薄唐主不為者幸于臣言少留意焉　疏入帝不納

請罷礦税疏　萬歴三十年　沈鯉

臣頃以瞻仰至情疏請面見伏蒙聖諭令俟旨行且曷

以閣務繁重宜與元輔同寅恊恭臣仰奉綸言黙自循省皇上以腹心任臣臣亦以腹心事主則今日所謂恊恭者寧有外乎生所謂勿欺二字乎盖腹心之臣當言不言與有言不盡固欺也即掇拾微細與過為激切亦欺也臣内盟幽獨仰體聖心苟非懐社稷深憂何敢為激昻髙論雖諸臣累言而不聽老臣或萬一之可回故瀝血嘔心進其愚說臣原籍河南當東西南北輻輳之衝四方民隠無不預聞而頃者奉詔北來所至皆觀風

孜俗悉其情狀乃知當今時政最稱不便者無如礦稅一事蓋採榷之始皇上本以權宜濟乏不欲重征其分遣内臣亦以區畫下情便于上達乃内臣不能仰承德意濫用羣小布滿州閭窮搜遠獵而羣小之中又各有爪牙羽翼虎噬狼吞無端告訐非刑拷訊遂激為臨清之變武昌之變蘇州之變已煩皇上處分而近日廣東遼東陝西雲南尤復紛紛未已臣竊觀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轉

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雖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亂無疑乃今市井奸民猶復肆為欺罔皇上祇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充囊槖十得八九彼假公圖利一旦事生地方固拳豕自屠獨使朝廷當百姓之怨耳夫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嗟怨朘削愈甚結怨愈深譬之蓄火未然乘風即熾彼愁苦無聊之衆何事不為而不及早安輯潛消亂萌也皇上豈將謂東征西討宣捷獻俘神武赫赫無復可慮

乎以臣愚計則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逆而亂者如寧夏播州彼先據不祥之名而我為仗義之伐故人心用奮天戈所指當即芟滅若憤而亂者則所謂土裂瓦解者也以四海之衆而囂然皆怒一倡萬和雲合景從朝廷之號令必不可行官司之法度必不能制兵于何出餉于何資葢國家連歲興師行齎居送按丁增調履畝加租瘡痍未瘳呻吟未息更有徵發豈不速亂在昔唐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比涇原變起百姓

操白梃逐官吏曰自今敢復税間架陌錢否此今日懐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與狄戰國人曰君使鶴鶴實有禄位予焉能戰此他日遭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臣不勝杞憂方今亂形雖成禍機未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停止採榷徵還中使繫治棍徒曠然與天下更新此大聖作為太平景象海内人心所日籲天而求者也上也即不然而改畀撫按代與征輸則賦額即可無虧窮民

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夫財貨之聚珍寶之玩縱為可欲比之于四海萬邦祖宗之所垂金甌大業孰寡孰多往時中使未至則賦有常經歲有恒積夫孰非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物不聚私槖盡滿公帑盡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損孰益礦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使者又攫之加征者有數攫取者無極一林衆蒐所餘幾何剖股實腹詎能

安飽曰包曰賠何以示復若反是而君不獨富民不獨貧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終事矣孰利孰害泉貨本流行不滯之物有乘除之數夫旣拂民情而聚之又不收民心而守之一朝有變瓊林大盈豈能不發及今而止猶國之財也孰得孰失臣老誖誠不知國家大計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與宦遊畿服内外者無大無小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即道路往來之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

議出而偶語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冑之士或邊腹憂守憂戰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微獨是即礦稅内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不昧其本心而稱賢者也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夫以當今時勢舉天下皆知之而亦皆私慮之其烏可以不寒心也而猶可泄泄乎雖然此諸臣餘唾也臣何故又言之葢諸臣有言責而言者憂在其耳目者也有官守而言者憂在其肢體者也猶在外者也臣腹心親密之臣也則憂在内

矣惟在内故分猷分念而媢嫉一人者其情為獨切惟情切故凡可集衆思廣衆益以宣其抑鬱而効之主上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前所謂勿欺之指也惟皇上裁察　疏入帝不納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萬歴三十年　楊東明

臣惟國家奔走臣民與臣民樂為國家奔走者有大機焉曰賞罰是已故士有躏身家冐矢石棄性命于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罰其勢

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堂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者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為殷鑒猝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扞文網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鮮擄其臣民奪其都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皇上宏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略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臣奉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頃奉明旨目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

人這本著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參論與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竊恐此事係朝廷懲勸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事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為二臣計當為國家計也臣安可徇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克敵之功大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略其小錄其功赦其

罪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豪傑笑之當朝鮮之畏倭遠遯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尚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則望風而逃者必不能完壁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而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奴之自退則是功也豈一無所屬哉且二臣之功可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

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
發縱之力乎臣反復思之欲不録叙二臣不可得也然
臣亦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
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如倭果可翦則當謂乘勝
長驅以成破竹之勲倘勢不能為則當謂臣力已竭宜
别選代庖之将奈何計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
川兵未見敍也而詭云亂民且謂倭往來無常難為確
報夫一確報不能而可儼然稱經略乎今都人士總不

知倭之兵馬若干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為倭之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遙語執平行長之游言廟堂不得真情策士無由籍手覬全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衝鋒陷陣收退敵之功乘瑕先登建焚巢之績綽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為已有輦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言之古大將勾當公事回還篋中惟圖書衣衾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

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伴臣亦為如松壯也第縱恣我軍掠取朝鮮被慘不畏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即取一笠必斬以徇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為戰將則可謂為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有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録也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禍姑以薄報其功如松之賞當明也因其兵無紀律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亾之卒宜速加精覈厚行賞賚生者

酬其本身死者録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結後日之人心然今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汎可虞假封貢成徼倖之功啟釁端貽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自可為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横釜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遽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矣然臣猶有說焉昔趙子弟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千戶之

賞謂吾誠不愛爵土則人不愛死生帝王厲世磨鈍機全在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寃乎頃者劉哱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自請平賊賊平之後即一尚書銜吝不肯予委曲閒關翦賊羽翼卒成内變克滅元兇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匪徒寡恩葢亦不信之甚矣臣懼豪傑之不為用也今宜急

叙東事之功並録用宗憲之後于夢熊國柱易其封而
優叙之並破格以待岩穴瓌奇之士毋若書生拘攣于
毫髪間則海内英雄必有為陛下出而了倭事者矣
疏入得旨吏兵二部一併看議來説

條陳河漕先務疏萬歷三十年　李頤

臣竊惟祖陵奠億兆萬年之鴻基漕渠關四百萬石之
大命國家重務孰有踰于此者自去秋黄河南徙陵運
俱屬可虞中外共切隱憂廷推不一而足詎意臣愚謬

叨簡命皇上之所以付託臣者何重且鉅也臣感激天
恩兼程赴任恨不能負薪荷鍤刻期成功顧心雖欲速
而勢難遽成受事之初所可自効者惟有急先務而已
敢為皇上陳其梗概河臣久缺簿書填委臣擇緊要者
披豁數日即趨鳳陽恭謁皇陵旋至泗州恭謁祖陵伏
睹松楸蓊鬱王氣雲蒸臣蹈舞之餘周環相視陵麓之
東先年砌有石隄捍禦淮流堅完可恃即去歲蒙牆衝
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洪澤湖其石隄水

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但蒙牆決口未塞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虞防禦之策惟在接築汴隄遏絶黃流障水東行盡由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白洋河為便業經河南撫臣具題檄行該省管河官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二百三十里估用工料銀八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委商邱夏邑等縣管河官鳩夫辦料修築臣抵任之初亦即檄行該道上緊興工勒限完報又鳳陽撫按二臣會題議息宿州界

首鋪至本州東關止計長一百餘里内應接築汴隄三十餘里估用銀一千餘兩分派鄰近州縣設處夫役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即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畫地防守此事關保護陵寢急務臣當督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竭蹶趨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至于徐邳一帶運道淺澁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彙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郎中率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迤邐至宿遷縣

磨兒莊做照閘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估用工料銀二萬八千餘兩于河道銀内搜括支用仍委各州縣掌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閲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查覈工次分別犒賞嚴行申飭定限閏二月内完工此事關濟運急務臣當督同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刻憒誤者也又

開泇河備運屢經言官建議未有俞旨查前任河臣創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續因黄河遷徙運道爲梗分

委中河郎中督同運使運同等通行濬闢業已成河第中間間多淺狹且有徹山未竟之功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黄浕灣支渠方為穩便估計工料約用銀十六七萬兩庶奏完績臣因謁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之役惟是運期已迫費鉅工難未敢造次舉事須俟閘工完畢糧運盛行之時臣當調撥徭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濬并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揀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可免于擠塞稽遲此備運

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
乃為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過救一時之急必須
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為永賴完計第決口三百餘丈
河流湍急遽難填塞故道三百餘里淤為平陸遽難開
挑近據省直司道會勘約估錢糧非百餘萬人夫非十
數萬不克濟事工費浩繁臣一人之見未敢輕議現今
會同河南山東直隸撫按督率各該司道及管河官親
詣彼處覆勘會議另行題請外惟是水性就下即古之

善治水者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未敢與之爭利也今河流已趨下而南必欲障而東之是摶之過顙激之在山即使神禹復生亦難于旦夕之間奏平成之績臣何人斯而可若斯亟也先經科臣疏議河臣之任宜先為隄防挑濬以為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通運長策以為日後經久之圖蓋豫計及此而先得臣心之所同然矣臣自受事以來虛心諮訪親身相度量愚臣之才力審目前之時勢窮日繼夜僕僕

辦此幸而有濟亦不過因人成事何敢言功惟是泇隄增修而新土未必堅實恐難禦排山之勢閘座增建而黄水業已斷流難保無膠舟之患泇河備運而濵河支渠未開不免虞風波之險臣一念及此不覺心悸股慄寢食俱廢幸賴皇上純孝格天至誠感神河伯効靈支祁遁跡祖陵自奠磐石之安漕渠自成完璧之運此臣所恃無恐而鼓舞精神以從事焉者也　疏入帝從之

劾内監路辱大臣疏 萬歷三十年　湯兆京

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露章參劾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而敢默不上聞乎伏見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敖文禎于宣武門遇内監三人馳馬直逼肩輿因怒扇柄驚馬令衆碎扇毆打從人文禎走避門旁内監郭成家復擁逼辱詈嗔成救護及錦衣衛差人勸解亦肆毆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咨嗟嘆息謂為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天子股肱重臣城門乃輦轂咫尺禁地蠢爾諸璫乃敢于白晝

大都之中挫辱朝廷重臣目中寧復有皇上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小臣工自有階級難容僭亂若使内臣而可以虐外臣小臣而可以詬大臣則紀綱一敗萬事瓦裂天下何由而知天子之尊皇上何恃而操臂指之勢陛無級廉近地賈誼所為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之主申屠嘉節使之臣尚能檄召鄧通廷辱流血豈以聖明之世而容跋扈之璫皇上嚬笑不假于左右威權不貸于㬮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

梁正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悛者臣職在擊邪義不與之同朝輒敢據實上聞至于三人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內府外人不敢執亦不敢問伏乞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勅下法司究擬上請庶舉朝士氣得伸四方觀望頓肅臣愚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這奸兇內官著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來說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三